

~~*****~~

傣族傣僳族文学论文选

~~*****~~

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编

目 录

1.谈傣族文学.....	1
2.傣家人的新史诗	
——读三个傣族歌手的三部长诗——.....	1·3
3.傣族的习俗歌.....	3·9
4.谈傣族叙事诗《葫芦信》.....	4·9
5.谈谈《娥并与桑洛》的整理.....	5·5
6.谈谈保保族民间文学.....	6·0
7.关于《逃婚调》.....	7·3
7.保保族的文艺生活.....	7·5

谈 傣 族 文 学

朱宜初 秦家华

傣族居住在我国西南边疆，人口六十多万，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同时散居于澜沧两岸和红河流域。

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它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不仅有它的口头文学，还有书面文学。傣族的书面文学有的是用纸张毛笔书写的，有的是在贝叶上用针划写的。前者主要在德宏，后者主要在西双版纳。书面文学有流传、收藏在民间的，但大多数却流传、收藏在寺庙中，被称为“经书”。贝叶写的称为“贝叶经”。口头文学一方面靠傣族人民一代一代的口头流传下来，同时也有一部分被书面作者记录下来。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傣族文学。

原始艺术与古代神话

解放前，西双版纳流传着“吁菜呵”，德宏流传着巫婆的“跳柳神”。它们都保留着原始艺术——诗、歌、午一体的形式。解放后，西双版纳在泼水节时，仍保留着划龙船、放高升、跳孔雀午，并跳“吁菜呵”。孔雀午只跳不唱，“吁菜呵”却载歌载舞，所唱的内容常常是即景生情，并在每一段唱词后面都用“吁菜呵”作为呼声。德宏的“跳柳神”已经蒙上层宗教迷信的色彩，但我们认为它却透露出原始艺术中媚神、祈神的歌午特色。它边唱边跳，歌词主要唱如何砍柳树、砍柴、开荒，种地等，密切结合生产劳动，说明诗、歌、午起源

于劳动。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人还无法解释自然，战胜自然，以为在大自然的实体以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于是，认为人的上面还存在着灵魂，这些灵魂充满着自然界。这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如雷、电、风、雨等）引起了恐惧而产生的雷神、电神、风神等“万物有灵”的现念，反映到原始艺术里，就有了媚神祈神的色彩。汉族有屈原记录的礼日神东君、雨神云中君、天空之神大司命等的《九歌》，傣族也有流传下来的《请神诗》、《颂谷神诗》一类诗歌。人们唱着拜着，请各种各样的神来到人间，保佑庄稼丰收，人畜兴旺。有一首傣族的《请神诗》唱道：“大神呀，来吧，来吧，给我们赶走悲苦和疾病，让千万种疾病都离开我们，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安宁，让十万种主意，都在我们心上明白，让我们生活得长久，让我们越活越聪明。”这里面的神，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愿望创造出来的。

为了解释大自然、战胜大自然，人们又创作了许许多多的神话。在西双版纳，人们塑造了一个创造万物的天神“因叭”，在德宏，塑造了开天辟地的大神“混散”。这种神是远古时期傣族人民力量的化身。关于“因叭”的神话中说，因叭本领很大，开始就创造了十六层天，接着又建立了大地，用汗泥搓成狮子、黄牛、大象，将它们分别放在天极四方，他们劳累时，流出的汗水汇成了大海，从此陆地上有了江河、树木、花草，最后有了人类。神话中的“混散”，脚都有几尺长，他用一把大犁耙来犁地，那犁起的地方，高凸的就成了山峰，凹下去的就成了江河。他撒下了各种各样的种子，大地上就长出了各种禾苗、杂草和树木。在傣族许多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都有天下涨大洪水的情节，汉、彝、苗、阿细、纳西等族以及西欧的某些古代

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很可能经历过一次洪水。至于大神犁出了高山大河，撒种子长出禾苗等神话，反映了傣族人民能制造工具，控制自然的能力在逐步增长。在西双版纳，还传着傣族祖先叭阿拉武的神话，说他很久以前就带领人民狩猎在茫茫的森林里。一天，他们追着金鹿来到澜沧江边，这里有肥沃的土地，清凉的溪水，于是他们停住脚步，砍倒森林，点起火种，开辟了十二亩田地，即今天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即十二，版纳即千亩稻田）。它反映了傣族先民从游牧迁徙到农业定居这样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我们通过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看到人类童年时代对于自然界天真幼稚的解释，它不仅是我们研究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资料，而且在文学上，它还以特有的艺术力量吸引着我们的读者。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我国各民族就过亲密的关系。这从傣族神话中也反映出来。汉族的神话《轩辕皇》，曾在傣族地区流传。傣族神话中有“因叭”用汗泥搓成人的情，汉族神话中也说到“女 搏黄土为人”。由此可看出傣族神话与汉族神话的相互影响。还有与傣族和睦共居的彝、景颇、哈尼等族，经济、文化上也有密切的联系。傣族神话中“泥散”与另一天神做→从洪水中飘来的葫芦里走出人来，砌成夫妻，创造人类等情节，彝族史诗《梅葛》、阿细族史诗《创世纪》中都可以找到。这说明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就相互来往，文化也是相互交流，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历史和文化。

丰富多采的传说、故事……

傣族民间文学不仅有诗歌于一体的原始艺术和古老的神话，还有优美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它逐渐减少

了古老神话中过于荒诞的幻想，增强了现实性，传说中的人物也更富有现实生活的气息，它常常是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形象。它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解释都更接近于客观现实。

阶级社会中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情况。例如《为什么谷子是那么一小粒》，是说古时候谷子有鸡蛋大，又甜又香，还有翅膀，谁勤劳就飞到谁家里。但是有一个土司的小老婆，又懒又馋，她看见谷子都飞往勤劳的人家，眼红不过，就用竹杆把谷子的翅膀打断。她嫌谷子太大不好吃，就把它舂碎。从此，谷子就不会飞，也变小了。这个传说，赞美了勤劳，鞭笞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表达了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愤恨，很有教育意义。此外，还有《泼水节的传说》、《象脚鼓的来历》等，都在解释自然现象和傣族风习的同时，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些故事还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地方历史传说，是我们研究该民族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还有些关于傣族寨名的传说。傣族人民对自己寨子的命名是很慎重的，他们有时根据寨子周围的环境特点，历史情况来命名。德宏傣族的许多村寨，如盈江、瑞丽一带，就有关于本寨的传说，它们各具特点，新颖别致。

除了传说，还有许多生动的民间故事，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流传于德宏和坎马的《阿朗的故事》，它是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作出来的一组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阿朗”是泛指这样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生下来以后，总要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不幸，但他们通过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换来了幸福的生活。例如《金篦帽阿朗》，是描绘阿朗从大蟒的咀中救出公主、战胜妖怪的故事。这是产生得较早的一个阿朗故事，它歌颂了同大自然的斗争，也歌颂了纯朴的爱情。《笋叶阿朗》则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尖锐

的阶级矛盾。它描绘一个贫苦的阿朗，住在山洞里，穿的是笋叶，但由于他纯朴、善良、勤劳，大家都很喜欢他。与此相反，一个“沙铁（有钱人）的儿子，大家都恨他。一天，沙铁的儿子逼着阿朗带他去串小“卜少”（姑娘），姑娘见了沙铁的儿子，都不理他，只和阿朗唱歌。沙铁的儿子怀恨嫉妒，起了歹心，要害死阿朗。他叫阿朗到老虎窝附近的池塘里去打水，老虎不仅不吃他，还送给他一颗宝石。沙铁的儿子又设下陷阱，阿朗掉进坑里不仅没有死，还得到龙王的帮助，又送他一颗宝石。沙铁的儿子三番五次要害死阿朗，但都没有得逞。最后，阿朗还用这两颗宝石打退了敌人，保护了人民。这些故事中的“阿朗”，是奴隶制、封建制社会里傣族人民塑造的理想化的英雄。人们在阿朗的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他成为人民力量的化身。这些阿朗故事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悲观色彩，也没有悲剧结局，不论是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还是与大自然、妖魔鬼怪的斗争，都是阿朗最后要战胜对方，这充分表现了傣族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除此以外，傣族还有许多富于教育意义的寓言、童话、谚语等。寓言如《贪婪的鸢鹭》、《聪明的兔王》和《小雀战胜大象》等，表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湖沼的主人》则批评那种骄傲自大、目光短浅的坏思想。童话《小兔和谷虎》、《老虎与大象》及童话诗《牧童和小金鱼》，充满了天真奇特的幻想，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出色的谚语，如“老象进林子，竹林遭殃；领主进林子，百姓遭殃。”“大家拥护的人，在竹林梢上盘坐得稳；大家反对的人，在山箐深处也蹲不住。”这类谚语，既有较强的思想性，又充满傣族生活气息。

优美动人的叙事长诗

傣族的传统叙事长诗浩如烟海，有口头流传的，几天几夜唱不完；有书面记载的，长达数万行。这些传统长诗（包括书面记载的民间叙事长诗），经过长时期的流传，经过一代一代傣族人民的集体修改加工、锤炼成了优美动人的诗篇。这些长诗，不仅有诗的语言、诗节奏，有音乐美，可以唱，而且都塑造了两个以上的主人公，故事情节也都有头有尾，来龙去脉十分清晰，有矛盾，有冲突，能引人入胜。解放前，由于封建领主对傣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人民反抗和斗争，这些也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反映到长诗中，使这些长诗的主题大都是反封建的。有的直接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傣族人民在斗争中的智慧和才能。更多的却通过封建婚姻制度来揭露封建领主的反动丑脸，同时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描写劳动人民纯朴真挚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比较完美成熟，在思想内容上也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它是解放前傣族文学中成就最突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宝贵遗产。

傣族叙事长诗数量众多，比较突出的有《召树屯》、《兰嘎西》、《线秀》、《月罕佐与冒弄养》、《娥并与桑洛》、《三只鸚鵡》、《松柏敏和嘎西娜》、《葫芦信》、《一百零一朵花》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的调查、收集、整理，已经出版了十多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召树屯》是产生较早的一部叙事长诗，在傣族人民中流传已数百年。它描绘古代一个王子召树屯，打猎时偶然遇见远方飞来的雀公主南妮娜，他们建立了真挚的爱情。可是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敌人的入侵带来了灾难，父王在召树屯出征时听了摩古拉（巫师）谗言逼走了南妮娜，等召树屯战罢归来时，已经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于其他离开父母，爬山涉水，走了三年来到孔雀的家乡，与爱人重新团聚。表面看来，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长诗，但它所表现的内容，却大大超出了爱情的范围。长诗的主人公，虽然是王子公主，但这里对王子公主的描绘，很可能是继承了古代的歌颂酋长、首领、英雄的传统表现手法。所以在这部长诗的王子公主身上，赋予了傣族人民优秀的思想品质和丰富的感情。召树屯勇敢、智慧，南 娜纯洁、善良，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才有的。特别是召树屯在寻找南 娜的途中，越过险山恶水，不论是沸腾滚卷的黑水，磨擦旋转的石山，还是饥饿寻食的巨鸟，都没有挡住召树屯。这是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必胜的坚定信念。长诗以曲折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抒情，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浓厚的民族色彩，吸引着读者，长期以来在傣族人民中普遍流传。

如果说《召树屯》主要是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表达人民理想愿望的话，《娥并与桑洛》则主要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出来的悲剧故事。它是在封建社会里阶级矛盾、贫富对立日益尖锐，封建婚姻制度给青年男女带来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部长诗描绘了娥并与桑洛这一对青年男女如何相遇，并建立了美好的爱情。可是，桑洛的母亲，这个封建制度的卫道者，硬要强迫桑洛去娶有钱人家的姑娘，以致逼死了娥并，桑洛最后也以自杀表示反抗，他们两人死后变成了天上的两颗明星，有的说他们变成了遥遥相对的两株大青树。这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悲剧，它一方面抨击了封建势力对青年们的残酷戕害，另一方面又歌颂了傣族人民对自由、幸福与爱情的追求，因而唤起了人民的同情，得到了人民的喜爱，它是傣族人民长期的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部优秀长诗。

傣族叙事长诗是丰富多彩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一二简要

介绍，这些长诗除了内容上的特点之外，在艺术风格上，它们继承发扬了傣族古代神话中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它们善于以海阔天空般的幻想，将离奇曲折的神话故事，亚热带的山川景物，融合到情节的展开和人物行动的场面中去。它们善于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丰富复杂的内心感情，创造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长诗在比、兴的运用上，也很独到精彩，富于民族特色。仅从描写花来说，就有“象彩霞一样的花”，“象酒一样醉人的花”，“早晨的露水打湿的花”，“连影子都香的花”，等等。体现了劳动人民在艺术上的惊人创造。

当然，作为文学遗产，傣族叙事长诗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如它所反映的帝王将相、王子公主、爱情生活、宗教迷信、战争等等，怎样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需要我们作认真的、具体的分析研究。

独具风格的赞哈演唱

傣族民间歌手——赞哈，对傣族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哈一方面学习、继承了传统的傣族诗歌，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当地的情景，即兴生情地歌唱。他们在人们结婚的时候唱，在盖新房的时候唱，在婴儿满月的时候唱，在泼水节放升高的时候唱，……人们说：“没有赞哈，就象菜里没有盐巴，就象生活里没有糯米饭。”还说：“盖房子、结婚，没有赞哈连酒都不香，看不见欢乐。”人们需要欢乐，办喜事的时候，都请赞哈来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赞哈在一起就有了对唱和赛唱。一般情况下，对唱和赛唱都是先用歌唱相互问姓名、问所生村寨开始的，然后相互用歌唱商榷对唱或赛唱的内容——是故事传说还是天文地理？这些决定之后，才是正式的对唱或赛唱。常常由黄昏一直唱到鸡叫天明。

关于赞哈，有个传说是这样的：从黄昏到深夜，有一只诺乐多鸟用婉转动人的歌声吸引住了全村的男女青年，美丽的玉嫩姑娘也被诺多乐的歌声迷住了。王子召龙交向玉嫩求爱，遭到玉嫩的拒绝，她说：“我宁愿和诺乐多在一起，也不和你在一起。”召龙交就用毒箭将诺乐多鸟射死。玉嫩在椰林中找到了这只将死的小鸟，小鸟死在玉嫩的心窝里，全村青年都为失去诺乐多鸟而悲伤。玉嫩就学着诺乐多的唱声安慰全村的青年，从此，玉嫩就成了第一个群众爱戴的赞哈。

这个传说说明了赞哈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但是第一个赞哈倒不一定就叫玉嫩。

按照马列主义的学说，艺术起源于劳动，第一个赞哈正如鲁迅说的是“杭育杭育派”。在原始社会，傣族人民一边劳动，一边歌唱，不会有脱离劳动的歌唱。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特别是进入封建领主社会后，才可能产生带有职业性的或半职业性的赞哈的歌唱。封建领主社会时，民间的一些节日或结婚、盖新房等喜庆活动中，形成一种必有歌唱的欢乐场面，使擅长歌唱的人逐渐向带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赞哈转化。封建领主为了享乐，为了控制赞哈的歌唱内容，来为巩固其反动统治地位服务，也就设立了专人管理赞哈。原来全勐最善唱者，被群众称为“赞哈勐”，后来却由封建领主分封为“赞哈勐”，“赞哈勐”，“赞哈叭”，“赞哈敦”，“赞哈铎”等级别。

绝大多数赞哈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脱离劳动，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是一致的，他们的唱歌活动与劳动人民是密切相连的。解放前，傣族全民信佛教，男孩子到一定年龄大都要到寺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和尚，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接触经书里记载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受到傣族传统文学的熏陶，熟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他们将来成为赞哈打下基础。赞哈不仅能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故事，

长篇叙事诗，而且能把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件编成唱词。他们歌唱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揭露封建领主的，有歌唱劳动人民的，有歌唱节日活动的，有歌唱各种喜事的。在赞哈的赛唱中，相互问答，唱及的范围就更为广泛，甚至于涉及“猜调”，猜唱谜语。

赞哈在接受傣族文字遗产上，有继承、有革新。他们串村走寨，到处唱歌，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对傣族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由于人民世界观的局限，由于封建领主强迫赞哈为他们服务，反映在赞哈的歌唱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消极因素，如宣扬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等。只有在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赞哈们才能真正走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唱歌的光辉道路。

傣族文学的新发展

一九五〇年，金色的太阳照亮了祖国边疆，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傣族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傣族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解放后的傣族文学，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民主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等历次运动中，傣族人民创作了大量的歌颂解放、歌颂社会主义、歌唱人民解放军、歌唱民族团结、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的新民族。特别是一九五八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带来了傣族文学的空前繁荣。不论在水利工地还是田边地角，不论在密林深处还是打谷场上，群众的诗歌创作活动蓬勃开展。傣族人民冲天的革命干劲，火热的斗争生活，崭新的精神面貌，在大跃进民歌中得到了最真实，最生动的反映。这些新民歌思想性强，风格清新，一唱就迅速传开，成为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解放后，赞哈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的关怀、培养下，赞哈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创作水平，写出了许多优秀诗篇。如《三个傣族歌手唱北京》，唱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爱戴的感情。还有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波玉温的《彩虹》，以及德宏傣族歌手庄相的诗歌等，都比较添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流沙河之歌》取材于大跃进中修建流沙河水库这一真实事件，写出了傣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怎样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向鬼神宣战，向大自然宣战，在魔鬼留下的害河上建成了为人民造福的水库，歌颂了傣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和共产主义精神。《傣族人之歌》从解放以来祖国边疆的巨大变化中选取几个非常典型的事件，描绘了傣族人民从解放到人民公社化这十年间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写出了傣族人民“怎样从地狱跨进天堂”，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和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伟大胜利。《彩虹》是解放后傣族歌手创作的第一部有完整故事情节、有典型人物的叙事长诗，它描写了解放初期发生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对敌斗争故事。作者在歌颂新成长的青年一代人物玉香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个老代妇女的典型形象——玉坎，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她怎样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经过现实斗争的教育，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最后为保卫亲人解放军与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化为一道永生不灭的彩虹。这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傣族读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解放前，傣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思想对人们的毒害是很深的。清除宗教影响，扫除这些毒素，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要启发群众的觉悟，让他们自己起来掀掉心

里的菩薩。《彩虹》中的玉香这个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意义，就在于作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她所经历的苦难和觉醒的起程，显示了人们只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认识真理，抛弃谬误，冲破思想牢笼，朝着解放的道路迅跑。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开掘是比较深刻的，从而使这部长诗在思想、艺术上向前跨进了一步。

赞哈们在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新人新事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写，而是抓住事物的本质，通过自己的歌唱，雄辩地证明傣族人民之所以有幸福美好的今天，祖国边疆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的开化，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他们创造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情。正如波玉温所唱的：“每一片叶子都刻着对毛主席的赞歌。”这是各族人民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使我们读了赞哈的创作，听了赞哈的歌唱后深受教育和鼓舞。

但是，“四人帮”仇视革命文艺和革命作家，也仇视傣族的革命文艺和革命歌手，他们将一些热情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赞哈及其作品打下去，摧残各民族民间文学。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傣族的赞哈文艺也获得了新生。康朗甩、庄相等傣族歌手，又用自己的歌声，满腔热情地唱出了傣族人民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表达了边疆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开始新的长征的坚强决心。最近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发展各民族具有独特风格的文艺。”在华主席伟大号召的鼓舞下，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艺大花园，一定会更加繁荣，一个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的景象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

佤家人的新史诗

——读三个佤族歌手的三部长诗

晓 雪

在我们的西双版纳
每一片叶子都刻着对党的赞歌……

——温玉波

一

阳光灿烂，百花争艳。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艺术园地里，各民族诗歌的花朵也正以各自不同的风姿和色调，竞相异彩。

东风万里，歌声荡漾。在我们众乐交鸣的社会主义大合唱中，兄弟民族的诗人和歌手也正在成批地参加进来，他们的歌声是那样响亮而优美，那样宏远而甜蜜，他们的歌声是那样独具风采而充满激情……。

在这繁花似锦，一片欢歌中，我们认识了三位佤族歌手：康朗甩、康朗英和温玉波。

这三位老歌手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解放前受尽了压榨剥削，只有解放后在党的阳光下，才像枯树发芽一样恢复了青春，真正开始了自己为人民歌唱的艺术生命。他们亲历了苦难的黑夜和欢乐的黎明，他们的命运就是佤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当他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喜悦之中，当他们看清了各族人民的幸福的源泉的时候，他们就抑制不住地歌唱起来，歌唱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歌唱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歌唱祖国边疆的伟大变化和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歌唱自己的民族“怎样从地狱跨进天堂”，感情是那样朴实、真挚而强烈，歌声是那样嘹亮、优美和激动人心……。

当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传来《从森林眺望北京》（康朗甩）的

歌声的时候，当我们高声朗读着《金纳丽在飞翔》（康朗英）和《亲爱的祖国啊》（波玉温）这样精彩的短诗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多么惊喜和兴奋；可是最使我们激动，也代表目前三个歌手最高成就的，还是他们的三部长诗：《流沙河之歌》（康朗英）、《依家人之歌》（康朗恩）和《彩虹》（波玉温）。三部长诗通过不同的情节故事和不同的独创性艺术结构，表现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依族人民生活上的伟大变化，表现了依家人精神上的深刻飞跃和他们的新的民族思想风貌。这三部长诗，不但是三个歌手个人创作道路上的高峰，不但标志着依族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而且也给我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诗歌百花园带来了新的品色和新的光辉。这三部长诗，是依族人民精神生活的新的花朵，是我国诗坛上光彩夺目的新的亮星，是依家人的新史诗，是新时代的欢乐颂。

二

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阳光，开出的花朵却是千红万紫，各具色香的。

三个依族歌手的三部长诗，都是反映当代重大题材的，都是置根于依族人民现代生活的丰厚土壤的，而且都是运用了依族民间叙事诗的传统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群众化特色的。但同时，三部长诗又各有各的艺术独创性，各有各的独特风格（虽然由于三部长诗都是歌手们以巨大篇幅反映现实的初次试作，在体现民族独创性和个人风格方面，还不是十分成熟和完美）。

我们知道，依族民间诗歌形式的主要优点就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语言风格、艺术结构到表现手法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十分显著。民间歌手当然都是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诗歌形式而为群众所公认的歌唱家，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演唱，能

运用这种富于变化的形式体裁把当时当地的新人新事或风物传说即时编成动人的诗章。但是这种“歌唱诗”也难免有缺点，那就是由于多系即兴编唱、随意增减，所以在结构上不可能天衣无缝，在语言上不可能天衣无缝，在语言上不可能千锤百炼，在情的提炼和安排以及艺术描写和抒情构思等等方面，也都难于像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创作出来的艺术珍品那样精美和完整。《流沙河之歌》、《依家人之歌》和《彩虹》，一方面继承了依族民间长诗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中而在整个艺术形式和语言格调上也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题材内容的需要，作了不同的革新和创造，而各自具有了崭新的形式和独创的风格，在艺术上比一般的依族“歌唱诗”更加简练、丰富而完整。三部长诗在思想内容上开拓了依族文学的新境界，在艺术形式上、在新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程度上，也是依族诗歌的新发展。

《流沙河之歌》通过抒唱一条河的去和现在，唱出了依家人的“往日的苦难和今朝的欢乐”。老歌手康朗英用一种舒缓而宏远的音调和朴素而美丽的语言，唱着流沙河的神话、传说，唱着河两岸人民的斗争、理想，唱着依家人今天在党领导下所创造的神话般的奇迹、他们的英勇豪迈的劳动和沸腾的生活。没有中心的人物，可是那朴实、浑厚而深情的歌声中仍然闪动着一些亲切的面影，那解放前想造水车而不成 的波玉万老人，那大跃进中带领群众赶走水鬼的小伙子岩温坎，那一群群象蝴蝶飞舞般在工地上劳动的依族姑娘，古老的神话、历史上人们的斗争、幻想和今天的现实生活，都被溶汇在壮丽生动的巨幅画卷中，朴素的叙事、深刻的抒情和别出心裁的艺术描写，也在独创性的艺术结构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而形成长诗独特风格的，则主要是朴素、单纯、洗练的语言：

土地没有水，
芭谷长不高；
土地没有水，